

東海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碩士學位

創作論述



懶惰的力量

Lazy Power

指導教授：段存真助理教授

研究生：陳肇驊撰

中華民國 107 年 06 月

# 東海大學美術研究所

陳肇驊 君所撰碩士論文：

懶惰的力量

業經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碩士論文口試委員會

邱建銘

(邱建銘)

袁廣鳴

(袁廣鳴)

指導教授

段存真

(段存真)

系主任

張惠蘭

(張惠蘭)

中華民國 107 年 07 月 10 日

## 摘要

本創作論述之研究範圍從個人 2014 年至 2018 年的創作為主要研究對象。

從平面繪畫擴展到立體雕塑，在學習雕塑的歷程中開始思考人跟空間，人跟作品的連結，發現我關心的是一種「關係」、「互動」，甚至是種「溝通」，其實更多的是一種活著，承載了些什麼的感覺，一種無力又不得不用力的感覺。如果藝術是種語言，我希望藉由作品與人溝通。隨科技蓬勃與時代的演進，溝通方式隨之改變，人類的感官需求擴大，科技成為更有力量的一種媒介。對我而言，動力裝置也許是目前我找到最適合我與其他人溝通的材料之一。

透過生活經驗發現矛盾，關注這個矛盾，人與自然的矛盾最被忽視也最容易被觀察到，人與自然的矛盾關係，一直是我想探討的方向。人為介入，自然的抗力；或是自然的介入，人為的抗力。所以我選擇的媒材大部分都是自然產物，利用空氣、水、土、沙、石頭、植物跟人造物做結合。

另外，從矛盾與介入可衍伸到我所關注的另一個議題「懶惰」，它是一個看似貶義的詞彙，但卻是推動人類物質文化、精神文化的創造與進步，也許「懶惰、逃避」是我創作的後盾，且內文穿插「日記式」的書寫方式，主要是要揭露書寫論文的過程，內容看似有條理、一氣呵成，但其實是各種錯置的時間軸堆積出來的，是種拼湊。所以，我想去揭露這件事其實有點奇怪，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到底是在幹嘛…或許是希望讓讀者更容易進入我的狀態、感受我所思所想，並理解我的作品，或是單純只是逃避論文寫作罷了。

本文共分成五章節，首章內容包含創作動機與發想，是什麼啟動了我創作的動力，且個人生命經歷如何影響我的價值觀與世界觀，對我創作又產生何種影響，第二及第三章系列呈現創作作品，探討介入、抗拒、矛盾、尷尬及懶惰等議題，第四章總結歸納我對於目前創作的省思、對未來的期許與計畫。在論文最終為了讓大家更能理解我，附上了朋友對我的看法，兩個都是我的同學——葛大乘與張文堅，因為他們的敘述有我說不出來的貼切，也稍微以第三人稱的方式敘述了我，希望能成為一種佐證的效果，所以就放了上來，請參閱附錄一、二。

關鍵字：人類行為、介入、動力裝置、懶惰

# 目次

圖目次 .....	III
第一章、 創作研究.....	2
第一節、 研究動機 .....	2
第二節、 研究目的 .....	3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4
一、 從平面創作到動力裝置 .....	4
二、 媒材運用與發想 .....	5
第四節、 創作背景形成 .....	5
一、 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	5
二、 介入與抗拒.....	6
第二章、 被介入的懶散與非正常 .....	10
第一節、 在幹嘛.....	11
第二節、 一坨爛泥 .....	12
第三節、 滴水裝置 .....	14
第四節、 一頭霧水 .....	17
第三章、 胡思亂想轉化為圖像與意念 .....	19

第一節、	我的身體好重.....	19
第二節、	自然的感受.....	22
第三節、	石頭的感受.....	24
第四節、	窗簾機.....	26
第五節、	打地鼠機.....	29
第六節、	助人為快樂之本.....	32
第四章、	創作總結.....	36
	參考文獻.....	37
附錄、	讀者序一.....	38
	讀者序二.....	40

## 圖目次

圖一、〈在幹嘛〉 .....	12
圖二、〈一坨爛泥〉 .....	14
圖三、〈滴水裝置〉局部一 .....	15
圖四、〈滴水裝置〉局部二 .....	15
圖五、〈滴水裝置〉 .....	16
圖六、〈一頭霧水〉局部一 .....	17
圖七、〈一頭霧水〉局部二 .....	17
圖八、〈我的身體好重〉展場展示.....	20
圖九、〈我的身體好重〉展場外展示 .....	20
圖十、〈自然的感受〉局部一 .....	22
圖十一、〈自然的感受〉局部二 .....	23
圖十二、〈自然的感受〉 .....	23
圖十三、〈石頭的感受〉展示圖.....	25
圖十四、〈石頭的感受〉 .....	25
圖十五、〈窗簾機〉 .....	28
圖十六、〈打地鼠機〉局部一 .....	30
圖十七、〈打地鼠機〉局部二 .....	30
圖十八、〈打地鼠機〉 .....	31
圖十九、〈助人為快樂之本〉局部一 .....	33
圖二十、〈助人為快樂之本〉局部二 .....	33
圖二十一、〈助人為快樂之本〉 .....	34

---

**2018/05/24 23:34**

「論文」說真的打從心底就沒有認真想要面對它，但是身為研究生的我又好像需要、必須、應該且努力、認真地面對它，並完成它、做好它！

**2018/06/01 12:04**

其實這份論文是在傳達我的態度，如何面對體制、規範下一種不得不的狀態。

「如果有必要，純然的荒謬可以帶來自由。」來自於《微型 La miniature》<sup>1</sup>，剛好在空間詩學這本書裡看到的，但如果又想到普魯斯特，或許我就算花三十頁描寫也寫不出論文，這可能是正常的

**2018/06/22 01:16**

想到五月二十九日在東海大學 43 號展場遇到了學妹，學妹的作品所畫的像是燃燒的柏樹，我看到就很有感覺，於是跟學妹要了她的論述與論文來看，論文題目是「無以名狀的焦慮與哀愁」，關鍵字是厭世代，好像也不用再多說什麼。翻閱系上的論文，摘要寫到「現實生活中的我們，有許多必須兼顧的事物與工作，以致沒有多餘的心力關注社會、環境議題，有時候並非真的不知道，或是不關心，而是因為知道了卻也無法做些什麼？節錄於《共生苗》」的確，這就是我生活的環境，是這些負能量、哀愁正在勾勒我們。

---

<sup>1</sup>Gaston Bachelard 著，龔卓軍譯，《空間詩學》，微型 La miniature，張老師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頁 241。

# 第一章、 創作研究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其實，我一直在關心的是我自己。

因為藥物的介入，開始觀察人對於自然的行為，像是《逃避主義》<sup>2</sup> 一書提到「人是一種天生就討厭接受現實的動物。人不僅屈從於環境、適應於環境，這是所有動物的共通性；而且，人還會按照事先所設想的方案去改造自然。也就是說，在人類改造自然之前，人類會做出不可思議的舉動，也就是說他彷彿看到了即將發生的事物，而這些事物實際上當時並不存在，這就是想像，而想像是人類文化的基石。」。對我來說，這些症狀是自然的，但是被迫被改造，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即將發生的事物。

關於介入與抗拒，那是一種經驗，一種感受。

我們每個人的一生都會接受到無數不得不的介入，不論是有形或無形，身體形式或意念型態…隨時隨地都影響著我們、改變著我們。不可抗拒地被我們改變，或是那些無形之中改變著我們的介入。

對我來說，介入的過程就像「我」的再建構。中學時期，我的世界如同繪畫一般，可以盡情地在畫面裡無限延伸，在畫面裡創造各種幻境；直到一顆白色圓形的小藥丸，它重新建構了我的世界，那像是一條無止盡的隧道，視野裡只有眼前那麼一點光、一件事、一條路。

---

<sup>2</sup>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 大地/自然與文化，頁 3。

這完全是個全新的體驗，但充斥著被阻斷、被壓制等負向感受，我開始抗拒、排斥這顆窄化了所有感官知覺的白色小藥丸。

於是，介入與抗力兩種元素成為了組件我的重要成份。那是一種矛盾的集合，它影響了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

我一直在尋找一種方式傳遞訊息。

在一開始，我是一個畫圖的人。

期待著引領觀者走進我的視野，進入我的思考，感受我的感受。渴望觀者對我的認識、理解及認同。於是，我開始思考、想像、揣摩，抽離自我，企圖站在觀者的角度來檢視自己。從平面裡建構一個幻境的空間，創造一個意識的知覺。

與人的互動跟溝通一直是我生命裡的課題，在碩班的學習過程中因為自己與人相處的狀態，被嘲諷造謠、被譏笑諷刺。這激起了我想與他們溝通的動力，且是藉由作品，所以我在想必須用一種直導性的方式去建構與人的互動，強迫開啟他們的感官，直接進入空間，創造一個感官知覺。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我想藉由作品影響他人，希望人們能夠用不同的觀點去思考生活，也許是發生在生活中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上，也或許是發生在平常已經習慣存在的事物上，亦或是能擺脫個人偏見，和本能排斥那些明顯和自己「不一樣」的存在。

很多時候，人類習慣用自己認為「對」的方式去掌控，或是看待生活周遭的每件事，強力介入、試圖控制、改變或是排斥那些人類認知中所謂的「異類」，可能會因為各自的身分，所處的環境而去排斥自己的對立面，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所以會本能排斥那些和自己明顯不一樣的存在，就像小時候，大人們期望利用藥物試圖將我改

變成為他們心中所認知的「正常人」。

現代社會中，許多人認為，人類科技的進步（人類對抗與控制自然的能力）使得人類似乎認為自己有辦法掌握或是改變、控制這個世界，我想，這是我們每天都在發生的事，那種人為的、文明的、機械的，好像都在宰制著這個世界。

但「人類改變、破壞，卻又同時需要它們。」。

### 第三節、 研究方法與範圍

本研究主要包含 2014 到 2018 年所創作的作品，由我個人兒時經歷為出發點，且因被診斷出患有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對我在思考周遭人、事、物造成與一般人不同的思維接著進而影響了我的創作，並思考大人們之於小時候的我及人類之於自然兩者之間的關係，形式上主要都以立體的方式呈現，利用陽光、空氣、水、土及植物等大自然的資源作，以及人造物作為主要媒材，並利用空間和裝置之間的關係，探討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矛盾關係。也因為兒時被診斷出的症狀開始質疑硬扣在我身上的名詞是什麼？而開始進一步研究常扣在我身上的「懶惰」一詞。

#### 一、 從平面創作到裝置

小時候開始接觸藝術就是以平面繪畫作為起點，之後進入了學院體系也都是一直以平面創作為主，在畫圖時我希望能夠在畫面中創造一個環境，能夠讓觀者跟著一起進入到畫面裡的空間氛圍與感受，到了研究所之後，開始接觸了更多不同的媒材，因此有了更多不一樣的嘗試，從拿著筆在畫布上或是紙上創作，到我開始接觸雕塑、鐵工、木工、機械、馬達…。但這些改變我來說只是一種創作上的媒材選擇，因為每件作品的需求不同，適合呈現的方式也不一樣，所以對我來說，我只是選擇了最適合的方式去詮釋它們而已。

因為一直是個畫圖的人，所以我在創作動力裝置的作品時都是以進入一張畫的邏輯去思考；思考我與人之間和人與作品的之間的關係及溝通方式，並在空間裡創作作品。從小到大的生活中，我與人之間的溝通方式總是站在「被動」的位置，這些「被動」的關係成為了影響我在創作上的最大元素，因此，在這些動力裝置的作品中，感應器成為我作品裡最常見的元素，我利用這些感應器讓觀眾被動式的被我引導進入我的作品。

## 二、媒材運用發想

石頭在人類進化和文明中具有重要意義。從人猿到人類決定性地轉變是因為工具的使用工具，而人類早期工具的重要來源就是石頭，而石頭也一直是人類生活和生產的重要材料和工具，因此，我選擇運用石頭作為我描述人跟自然尷尬關係的開始。

利用機械融合石頭、鐵、木頭、水泥、空氣和水，將物體相互介入，採取物質對應關係，將物質改變為另外一種形式。因此，改變一個物件主體之後，它讓觀者以嶄新的視野，審視著經過變造後的物體特性，並帶領觀者進入一段刻骨銘心的歷程。創造理念在於「一個存在被發現的事實，而不是表面上異類的關係而已」。但隨著時間不停的改變，藉由經過變造後的物體最後還是回歸自然的過程，探測藝術主、客體的存在關係，衡量著自然因素和人工技術之間的論辯，以此排列我對生理、心理的呼應關係。

## 第四節、創作背景形成

### 一、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 (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我存在於一個無法聚焦的世界，所有東西都在挑逗我的感官，一種強烈地、衝擊地、

很多地、豐富的、總是新奇地的感受，任何形式的刺激都足以奪走我的注意力。鳥從窗外飛過，葉子被風吹落，天上的雲朵比十分鐘前往左邊移動了一點(像個刺眼閃耀的臉)，左邊同學的鞋帶鬆了，不久可能就掉了，右方同學椅子移動發出了聲響，接著後面的同學按著手中的原子筆(搔搔頭)發出規律的噠噠聲並夾雜著天花板上電風扇發出的些許噪音，惱人的噪音聽了雖然讓人煩躁，但涼涼的風吹起來很舒服，校園裡的野貓走過(磁磚、灰塵、落葉)教室門口，不知道牠會不會走進來，隔壁班在上歷史課，那一定很多人睡著，新老師的錶(皮帶、繫衣服、條紋、皮鞋)戴右手，那他可能是左撇子，前面同學的脖子上有顆痣，咦我怎麼從來都沒有注意過，圍牆外(好像聞到午餐的便當味)的阿伯出來曬衣服，不知道是不是才剛睡醒.....。」

各種外界刺激都可能吸引我的注意力，我難專注於課程中，難安靜坐在教室裡，難跟上課程進度，寫作業時難專注，考試時容易分心等狀況，師長與父母戴著有色眼鏡檢視我，彷彿我是個調皮搗蛋、不按牌理出牌、不認真的學生及兒子，我也困惑著我是否真的與眾不同，但其實這都是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ADHD)症狀的影響。

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的病因可能與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和谷氨酸有關。這些物質決定了大腦的自我約束功能，並影響人的注意力、控制力、行為、動機和執行能力。因此我經常動手動腳，轉轉頭，大聲吼叫，亂跑亂跳，且常常在課堂上突然站起來、隨意走動、大聲嚷嚷，上述行為經常被視為不正常、異常。

## 二、介入與抗拒

我是個看起來極度慵懶、散漫的人。師長們希望我能變「正常」，總是想盡辦法來壓制我的感官知覺，不論是用處罰、隔離或投藥等方式，企圖將我的行為表現正常化。儘管症狀隨著年齡增長而消失，但是這種人為方式介入自然狀態的歷程，卻深深的影響著我，這樣的侵入性、破壞性，剝奪了我原有的感官知覺，甚至是影響著現在

的我如何去區別、接收及感受外在刺激，進而影響我如何處理物與物質的存在。

在各種介入的方式中，藥物對我造成的影響最為顯著。治療 ADHD 的藥物區分成短效型與長效型，短效型為 **Ritalin**，是一種中樞神經興奮劑，類似它的藥有大家熟知的古柯鹼、奴佛卡因（局部麻醉劑）等等。美國國家藥物管制局將利他能和鴉片、古柯鹼、瑪啡等同列在 **Schedule II** 中，這一分類是針對極端高度容易沉溺、上癮及濫用的藥品。在美國和南美的一些毒品交易中稱 **Ritalin** 為維他命 **R**（**Vitamin R**）。

另外，也有長效型的藥物專司達。

我曾服用上述兩種藥物，藥物引領我進入全新的感官世界，經歷前所未有的感官經驗，注意力方面獲得顯著改善，我的視野裡只有一個視點，只會聽到一種聲音，經驗一種感受，腦袋和邏輯變清晰，世界似乎清淨、明亮了不少。而且，這讓我看起來和「正常人」一樣....我被強制改變了，改變了我的感覺、我的行為，對我來說非常震撼的體驗...但它讓我的一切變成了相反，我變得鎮定、專注、嚴肅。服用了一段時間之後，我開始與其他同學疏離，變得沒有幽默感，情緒有點憂鬱，想事情開始鑽牛角尖，我肚子餓卻沒有食欲，對我是個痛苦的經驗。

---

**2018/06/03 23:35**

有一天，以前的室友來找我吃飯，他想知道我在碩班怎麼了，我一臉疑惑一臉納悶，反問對方說什麼意思，室友接著說「喔喔，因為在朋友那聽到一些關於你的消息，她們說你超廢、浪費錢、浪費生命、不知道念研究所幹嘛？這種人幹嘛還考研究所等等。」那些人、那些話、那些內容就像是已經裝設好上吊繩，然後問我為何不上吊！

**2018/06/04 00:24**

《一坨爛泥》這件作品是一件利用紅外線感應的噴水裝置，裝置藏在一個巴洛克柱式的噴泉裡，上頭有五隻泥塑翻水泥的尿尿小童，五隻分別在五芒星的五個頂點，面對著中心，感應器設在每隻尿尿小童的後方，當觀者走到哪個方位哪個方位的尿尿小童就會啟動噴水裝置，對著中心的土塊尿尿，一開始土塊是死的，一顆乾掉沒用的土，經過無意或有意的啟動...。

**2018/06/04 03:25**

所謂無意或有意是指，在一開始可能會是無意觸發，久了觀者就會知道如何觸發，在進行有意識的觸發。被尿尿的土塊就會開始活起來，這其實是個養土的過程，最後成為一坨爛泥，成為爛泥的過程是希望有生命的誕生，讓生命誕生在這塊土裡。最後這件作品在期末的時候展出，也獲得了好評，然後那些批評跟辱罵的聲音也漸漸的消失了。

**2018/06/04 11:38**

《一坨爛泥》這件作品影響了我之後的整個創作方向，我開始不再畫圖，是逃避，我就像人類遷移一般，搬到舒適的環境裡。接著整個研究方向就轉到了關於「懶惰」。這個懶惰更多的是第三者的強加，舉例來說，上課時我總是很認真地在思考事情，

但旁人所看到的多是我在「發呆、放空、打瞌睡」。

**2018/06/05 04:45**

記得是在去年在東海大學 43 號展場，看一個朋友的個展，一進門地上整齊的擺滿大小不一但又差不多大的陶杯，估計大約在 5-6 百個左右，細看是沒燒過的陶杯，正當心裡有些納悶跟疑惑時，看見創作者拿著裝滿白開水的御茶園，蹲下來像澆水或是灌溉式的在養他的陶杯，同時他也很開心的跟我打招呼。我問他這是什麼，他說我想讓它爛掉。其實我也忘了當時回答什麼，也忘了他想要表達什麼，印象中好像是風化吧！不過好像也沒那麼重要了，只記得我像告白式的說「我們合作吧！」我說我可以製作上面的滴水裝置，他也爽快的答應了

於是我們 2017/7/29-8/20 在台中的清水眷村文區，以這件為主題辦了合作的雙個展。

《三更雨》，在成長過程中，一直被規定、強制的灌輸成為一位人們眼中應該要成為的人，成為一位適合生存在這個社會上的人。那些制式的規矩的象徵著文明的，強壓在我們的上頭。你們那些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恰恰使我們成為一坨爛泥。雖然是雙個展，但我們對合作出來的作品各說各話，最後是以兩種論述作為論述，可能也是這樣最後我們也分道揚鑣了，最終他還是以自身的肉體作為風化的行為媒介，我則是繼續用著機械式、制式、好像文明的、家屋、來成就我的爛泥，也成了我脈絡中重要的一件作品。

## 第二章、 被介入的懶散與非正常

我是個看起來極度慵懶、散漫的人，師長們與父母都期待著我可以變得「正常」，總是想盡辦法來壓制我的感官知覺，不論是用處罰、隔離或投藥等方式，企圖將我的行為表現正常化；服藥後確實注意力問題獲得顯著改善，我的視野裡只有一個視點，只會聽到一種聲音，經驗一種感受，腦袋和邏輯變得清晰；但相對地感官知覺被剝奪，情緒開始變得低落，人際關係疏離，食慾減少，睡眠品質變差，且變得鑽牛角尖、缺乏幽默感，這種人為方式介入自然狀態的歷程，深深地影響著我。

「懶惰」一詞，對身處現代情境的工商效率而言無疑是負面性的詞彙，他通常代表逃避、軟弱、懈怠、無能等負價值的指控。懶惰者，幾乎就是無用之人，因為他將人的生產勞動資本給貶值甚至剷除。然而在人們熟悉的生活世界，「懶惰現象」卻也隨處可見，每個人，每一天的某些時刻，任誰都曾經落入這種爛泥般的狀態，體驗到渴望逃離壓迫卻又同時未敢當下決斷的矛盾困窘，結果便墜入既不願承擔亦無能放下的「之間」處境。這種矛盾、非統一的鬆散意志，常使人們呈現在懶惰無力的疏離、耗弱狀態。在羅蘭·巴特的〈懶惰哲學〉<sup>3</sup>中提到：「什麼都不做，這是懶惰的最高級形式，這是一種哲學形式。我生命中有一段時期，每天午覺起床後，大約是下午四或五點時，就盡情享受這種懶惰，一點抗拒的感覺也沒有，我全身放鬆，聽命於身體的自然反應，這時仍處於昏昏欲睡的狀態，毫無精神可言。我並不想嘗試做正經事情，一切順其自然。這是在鄉下實生活的情況，特別是在夏天之時。」

那是一種體會，一個我對生活的感想，人對於環境的介入的行為，在我進入了學院之後，我每天開始想著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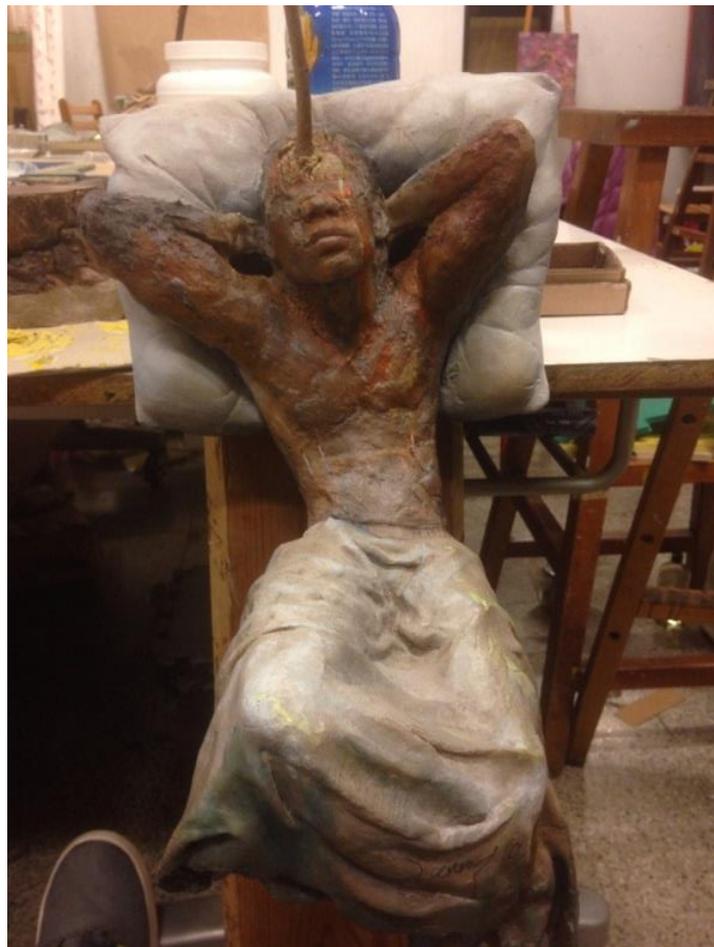
<sup>3</sup> Roland Barthes 著，劉森堯譯。《羅蘭·巴特訪談錄》(台北:桂冠，2004)我們感於懶惰，頁 437。

## 第一節、作品「在幹嘛」

我存在於一個無法聚焦的世界，所有東西都在挑逗我的感官，任何形式的刺激都足以奪走我的注意力。各種視覺刺激、氣味、聲音、不經意地小事，翹起椅子，前腳坐成兩腳椅，感受自己的重量並平衡著。我漫遊在這時空裡，跟隨著空氣，與時間、空間同步，除了老師講話的內容。

老師：「陳肇驊！你在幹什麼？」

我：「沒幹嘛阿！」



圖一、〈在幹嘛〉，2015年，樹脂纖維、樹枝，110x21x24cm

家裡的人常問我：「在幹嘛？」我總是回答：「沒幹嘛！」他們就會接著追問：「沒幹嘛是在幹嘛？」

其實我也不是不知道在幹嘛，只是好像不知道怎麼去形容我在幹嘛！就像我們其實沒有能力沒幹嘛，我們不可能處在一個無為的狀態，那是一種注意力的分散，但在那個時候我卻與周遭更加緊密，而通常在這時候最容易靈機一閃，像是開竅一樣。

對！我總不能回答我剛剛正在與空氣同步，讓靈光乍現的頻率增加，因為我看起來就像是「沒在幹嘛」。

我先用泥土塑了一個看起來很慵懶的人，然後再用 FRP 將它翻模。這是當我正漫遊在這時空裡，跟隨著空氣，與時間、空間同步時最喜歡的姿勢，舒服的躺在一個又大又鬆軟的枕頭，一切都很緩慢，很輕鬆，但我的腦中不停的再思考，不停的在運轉，也許是又注意到了隔壁同學做了什麼，或是窗外又飛過了什麼，雖然我看起來就像是在「休息」，因此我在她的頭上接了一根樹枝，讓這些思緒不停地向上延伸，就像是那些可能會讓我靈光乍現的事物。

## 第二節、作品「一坨爛泥」

我是一個迷失在懶惰跟放縱的人，我每天、每天、每天、每天都像攤爛泥，似乎我的理性沒辦法與我的懶惰抗衡，一種朦朧溫暖鬆鬆的感覺，我以為那是東海帶給我的感覺，後來發現那是一股散漫的味道。

爛泥般的我就像是羅蘭·巴特所說的：「我很想說我並沒有在我的生活中為懶惰留下任何位置，但那本身就是一種錯誤：我感覺缺了某種東西，那裡有什麼不對。我常

常陷入這樣的情景——在其中，我不得不掙扎著把事情做完。在我不做它們的時候，或者，至少在我沒有在做這些事情的時候（因為一般來說工作總會做完），強加在我身上的是一種懶惰，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顯然，這種可恥的懶惰並不以『沒有在做任何事情』的形式出現，而『沒有在做什麼事情』恰恰是懶惰的榮耀的、哲學的形式。」<sup>4</sup>

研究所的第一學期我把自己想像成種子，種在這個大盆栽裡，我伸出了感覺的觸手無限制體會大地，我放縱地去感覺，往裡面延伸，往裡面抓，深入那未知又無盡的黑洞，我幾乎是用盡了一切想換一點意念的芽。好多人在對著我說一些事，不管是嘲笑、辱罵或嘲諷，就像是網路、現實社會的縮影，或是將負面情緒宣洩給他人的人，而我從那些看似會帶給我負能量的話語中，得到成長，像顆芽，被澆了一盆盆冷水，才能成長。



圖二、〈一坨爛泥〉，2016，水泥、紅外線感應器、鋼筋、沉水馬達，111x55x55cm

《一直放著…會增加?看會不會生個 45 號》展覽現場。

---

<sup>4</sup> Roland Barthes 著，劉森堯譯。《羅蘭·巴特訪談錄》(台北:桂冠，2004)我們感於懶惰，頁 432-433。

這些嘲笑、辱罵或嘲諷促使我創作了〈一坨爛泥〉，見圖二：那些尿尿小童像是對著那塊泥尿尿發洩，但對於那坨土來說卻是一個養土的過程，這些對我來極度懶惰的人，我的懶惰就像是羅蘭·巴特懶惰哲學裡的「沒有在做什麼事情」<sup>5</sup>，就是我成為爛泥的榮耀的、哲學的形式。

我利用水泥翻模了五個尿尿小童和巴洛克柱式的柱子，尿尿小童站圍成一圈站在一個中間裝有泥土的盆子裡，並將感應起裝在每個尿尿小童的下方，當觀眾靠近時，尿尿小童就會開始對著中間的泥土尿尿。那些尿尿小童的姿勢看起來就像在宣洩一樣，它們將他們不要的排出，加註在中間的那坨看起來不太起眼的土，但對於那坨土，那些排出的水，就是它成長的養分。

懶惰是我的力量，我快活在這裡，我們共存在裡。

### 第三節、作品「滴水裝置」

成長過程中，一直被規定、強制的灌輸成為一位人們眼中應該要成為的人，成為一位適合生存在這個社會上的人。那些制式的規矩的象徵著文明的，強壓在我們的上頭。你們那些強加在我們身上的恰恰使我們成為一坨爛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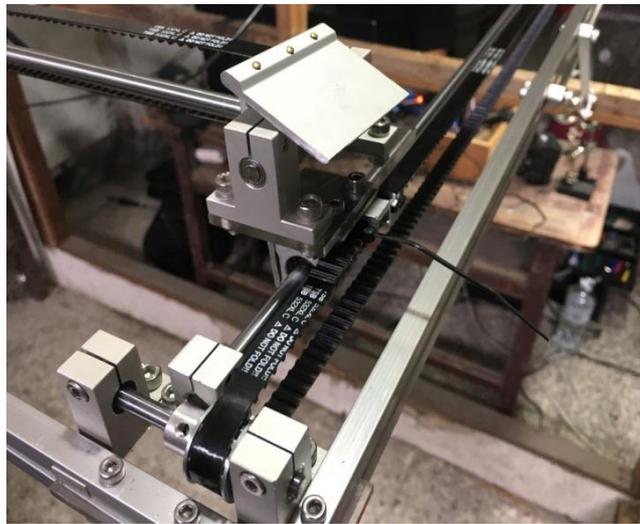
滴水裝置應被歸類在動力雕塑，其實我總覺得在東海碩班的這幾年我應該算是個做雕塑的人，也可以不算個做雕塑的人。這件作品當初的發想雖然是兩個人，但我的投射是很個人的，我在想的是這些一個個手拉坏的杯子，一位陶藝大師鯉江良二曾說：「拉坏時總要察覺到中心點，但我總有個渴望，企圖脫離這個最高的紀律。」<sup>6</s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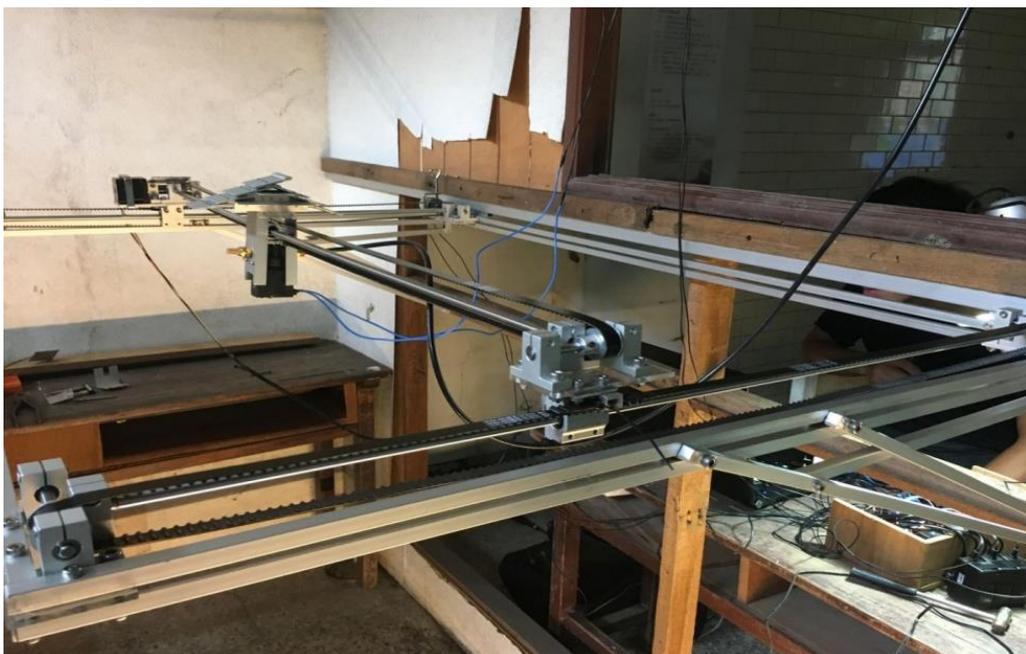
<sup>5</sup> Roland Barthes 著，劉森堯譯。《羅蘭·巴特訪談錄》(台北:桂冠，2004)我們感於懶惰，頁 433。

<sup>6</sup> 婷如著，《陶人·陶觀》日本當代陶藝名人集紹，鯉江良二，頁 95。

由此可見成型的杯子是需要高度的紀律與規範，這是第一層的體制，雖然因為手感等種種不可控因素每個都是獨一無二，但是他們還是有「中心化」的過程。上面是鋁材搭建出結構跟一個象徵著家屋的小房子，小房子會延著我做出的軌道以 XY 軸的方式精準的滴水在每個陶杯裡，在敘述一個個家屋形成的框架，姑且視為體制或社會，最後每個陶杯都會因為承接了過載的水而形成了一坨一坨爛泥，感覺…這好像就是我所身處的世界。



圖三、〈滴水裝置〉局部一，2017年《三更雨》展覽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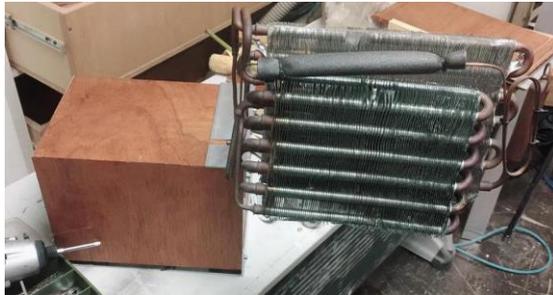
圖四、〈滴水裝置〉局部二，2017年《三更雨》展覽現場。



圖五、〈滴水裝置〉，2017年，《三更雨》展覽現場，  
電磁裝置、鐵、木材、水管，100 x 57x 50.5 cm。

#### 第四節、作品「一頭霧水」

這是爛泥系列的第三件作品，也算是在這裡我一直以來自己在煩惱水從哪裡來的問題。對我來說其實一直沒辦法接受的是，侵蝕土的水是我自己給的，我總覺得這個沖刷，使我成為爛泥的應該是直接來自於環境，來自我呼吸的空氣裡，於是，我想到了除濕機的原理，利用冷排與熱排去轉換出空氣裡的水，這樣，我的水才會是源源不絕的來自周遭、環境、跟空氣裡，來強化無法抗拒的不得不的介入。



圖六、〈一頭霧水〉局部一，2018年，  
冷排熱、壓縮機、空氣、土、水，尺寸依場地而定。



圖七、〈一頭霧水〉局部二，2018年，《等一坨 7/13 願意為我抽空的人》展覽現場，  
冷排熱、壓縮機、空氣、土、水，尺寸依場定而定。

---

**2018/06/05 09:13**

除了爛泥以外，關於石頭，對人類進化、文明具有重要意義。從猿到人轉變的決定性一步是因為使用了工具，而人類早期工具的重要來源就是石頭，而石頭也一直是人類生活和生產的重要材料和工具，因此，我選擇運用石頭作為我描述人跟自然尷尬關係的開始。其實我也不是認真的關心自然的，那種對自然的關心是我的一種投射。

---

**2018/5/26 19:08**

我思考了很久，也許去年的今天寫下那 500 字指導申請表是個好的開始，在這體制的限制下必需寫滿 500 個字，但我又寫不出那 500 字，只好投機取巧地生出來。關於投機、取巧、偷懶，或者是逃避都成為推動我創作的原動力。

**2018/05/21 11:35**

研究所第一學期我把自己想像成種子，種在這個大盆栽裡，我伸出了感覺的觸手無限制體會大地，我放縱地去感覺，往裡面延伸，往裡面抓，深入那未知又無盡的黑洞，我幾乎用盡了全力，企圖獲得一點意念的芽。好多人對著我述說一些事，不管是嘲笑、辱罵或嘲諷，就像是網路、現實社會的縮影，或是將負面情緒宣洩給他人的人，而我從那些看似會帶給我負能量的話語中，得到了水份、養份，慢慢地成長，像一顆芽被澆了一盆盆冷水，雖然寒冷但是讓其茁壯。

### 第三章、 胡思亂想轉化為圖像與意念

我開始嘗試抗拒，抗拒被強制侵入的改變，開始思考如何可以不吃藥，讓原有公認的缺陷加以利用成為我的天賦。因此，創作成為了我最強悍的力量。

創作似乎是最能讓我逃避現實卻又最貼近現實最好的藉口。如果說逃避是一種自我面對，如果沒幹嘛可以是一種幹嘛，懶惰變成是種力量。有了那些破碎、損傷讓我更加完整，我在運作或研究的東西，可能是一種「尷尬」，一種衝突、矛盾的狀態，而我也企圖在這些東西裡面尋找平衡。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在這世界上好像存在著許多「相對」，而沒有所謂的「絕對」，就像所有情感推到極致都如同雙面刃一樣，同時我也想挑戰文字或是語言的界線。

#### 第一節、 作品「我的身體好重」

在成長的過程中，一直被規定、強制的灌輸成為一位人們眼中「應該」要成為的人，成為一位適合生存在這個社會上的人，從小到大一直不斷的被他人評價：你做得很好、你做得不好、你得了什麼樣的分數。這些評價背後的意義是說，你這個人的價值，是由其他人決定，而不是由你自己決定。於是，他人評價成為一種威脅，不論是正面還是負面評價。

社會總是期望著每個人都應該扮演好生活中一個真實角色，做好「人」的本分，那些生活中的規範，讓我不停的強制「被規範」，我不喜歡這些規範，但為了成為一位「應該」要成為的人，所以我努力的改變，但我不確定有沒有變更好…。



圖八、〈我的身體好重〉，2017年，鵝軟石、椅腳，53x30x33cm

《一直放著…會增加？看會不會生個45號》展覽現場。



圖九、〈我的身體好重〉，2017年，鵝軟石、椅腳，53x30x33cm

對我來說，石頭像是我自己的一種意像及情感的投射——那塊「躺著」的石頭，

「我的身體好重，

躺著，它們總是躺著。

—以溢出的狀態跟世界交融著—」

現在，我覺得我的身體好重，好重好重；那些讓我站起來的……也讓我感到沈重，那些工業的、制式的、規矩的，那些……文明的……。

我不清楚這是好是壞，總之就是它們讓我站了起來，但同時也讓我感到無比的重…。

那四隻腳就象徵著現代社會的科技，文明的、工業的、制式的、規矩的，它們被我硬是加註在這塊石頭上，就像現代社會對於大自然的改變和破壞，這些改變和破壞為人們帶來了便利的生活，可以使人一夜致富，可以迅速蒐集到多方面來的資訊，因為努力的想要創造新的科技，想讓人類過的更好，就不停的研發新產品、新科技，但這樣的飛速的進步讓現今人們的生活產生壓迫，讓大自然的生物和環境都受到了強烈的破壞，這樣的進步真的符合當初的目的嗎？真的讓人類、整個世界更便利和舒適嗎？椅腳撐起了整塊石頭，好像這個「文明的社會」可以主宰著整個大自然，但隨著時間的流動，椅腳逐漸被土裡的蟲子侵蝕，慢慢消失，最後沉入回到土裡，就像是大自然對這個社會的一種反撲。

因此，我將它放回土裡，讓他們回歸到了土裡，經過了長時間的改變，最後它還是回到了土裡，那些硬是被我強加的椅腳，最終仍被大自然侵蝕掉了。

## 第二節、作品「自然的感受」

延續上件作品的想法創作了〈自然的感受〉，見圖八至十。在這件作品中我想以更強迫、更暴力的方式將石頭撐起，所以我將石頭切成了兩半，利用機械強硬的將兩塊石頭分開，並重複此動作，猶如每天我回到家裡，嚷著：「北極熊對不起。」卻還是依然按下冷氣遙控器一樣。在我的生活中，這種事情天天上演，熱了冷氣還是開了，為了方便還是騎了機車，裝午餐便當的塑膠袋…我們一直不斷地做著類似的事，我們破壞著自然，但我們又需要它們。石頭（大自然）面對此野蠻的舉動，也會執意地抵抗，努力合上裂縫，儘管每次的打開再闔上，會碰撞出碎石（大自然的消耗）。



圖十、〈自然的感受〉局部一，2016年展覽於 2016 高雄獎



圖十一、〈自然的感受〉局部二，2016 年展覽於 2016 高雄獎



圖十二、〈自然的感受〉，2016 年，展覽於 2016 高雄獎  
鵝軟石、鐵材、馬達、齒輪、鍊條、植物，140 x 80 x 60cm

水泥，打從有記憶以來我都住在水泥裡，一格一格一格，一棟一棟一棟。在我讀大學時，有一條下坡左半邊是整片墓園，右半邊可以眺望整個市區，我就在想…為什麼生前生後『人』都要把自己關在水泥裡，而擁有的水泥越多越幸福。

大學時住在山腰上，常常很多人喜歡約看夜景，所以思考了有關於『人』喜歡看夜景的這個行為，夜景其實某種程度上就像是人在慢性燒地球，太空的空照圖都可以明顯的看到在夜裡整片整片的燒著，而我們就像是個殺人犯一樣重回自己的犯罪現場狂喜地欣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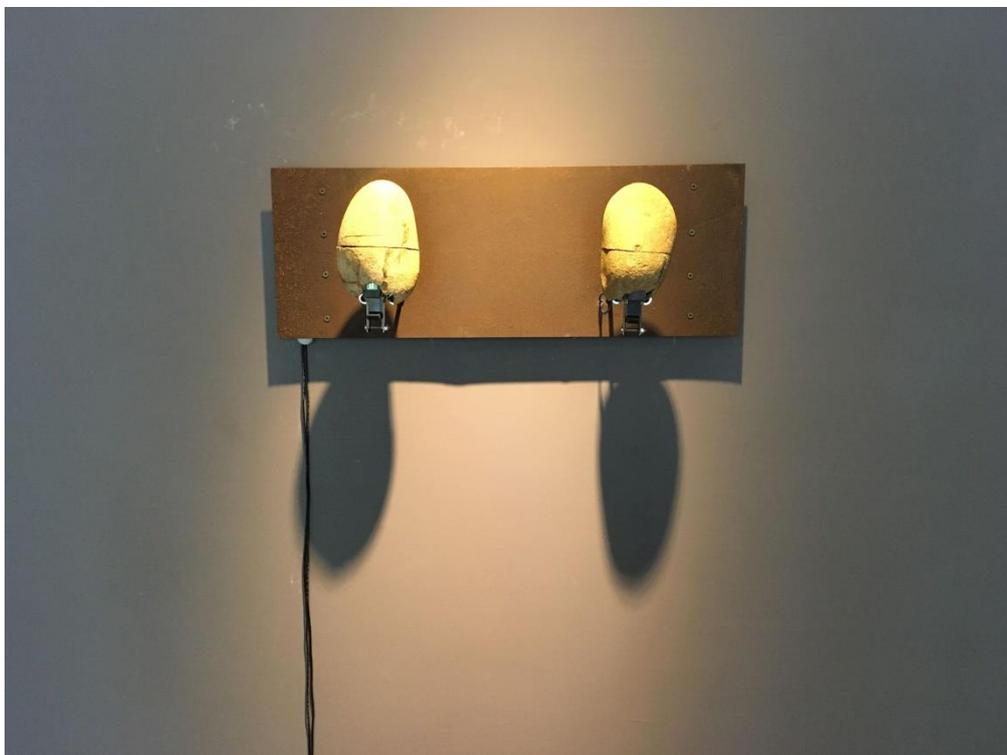
每天對生活的觀察，就是我作品中最大的創作來源，看著周遭的人、事、物、在不同的時間發生不同的改變，那些人們都已經習以為常的事，儘管他們曾經讓我們感到不舒服或是不快樂，習慣之後，就不會發現它們的改變了，因為習慣會降低了我們對生活的敏感度，「理所當然」會使得我們更順利地過生活，唯有透過拋開成見，不斷的持有好奇心，才能讓我們的眼睛看見更珍貴的事物。而我之所以會踏上這條藝術之路，也許就是愛胡思亂想後的延伸吧！自己對生活細節觀察頗為敏銳，會從生活小事和新聞做觀察、產生遐想，這些最終都變筆下的肥沃土壤。

### 第三節、作品「石頭的感受」

在「自然的感受」即將完成之際，我發現學校旁邊在造橋，原本空地上的石頭們全部都消失了，我在想它們都被移去了哪裡？它們是被丟到了其他地方？於是我想著它們可能被移到了某個地方，可能正在因為被汽車壓過所以發出「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的聲響，因此我模擬了這個聲響就像是石頭為自己發出了求救訊息，發出向人類求饒的哀嚎。記得在一次的展出中策展人在開幕時問到；「石頭是怎麼切開的？」我賊賊地回答道：「被人類文明所切開的。」



圖十三、〈石頭的感受〉，2016年，  
鵝軟石、電磁開關、紅外線感應器，20x13x9cm



圖十四、〈石頭的感受〉，2016年《或著》書房展覽現場

## 第四節、作品「窗簾機」

原本是透著自然光的場域，因為人的介入，窗簾會自動迅速的關起，隔絕自然光源，然後再啟動日光燈。希望用這件作品來點出外力跟自然的矛盾關係。我們認為我們什麼都沒做，但其實什麼都做了。

### 空間中的靈光

這是個以東海 43 號展覽空間設計進階討論的實驗性展覽，展覽名稱是《靈光》。策展方向：展間中滲透進來的光，是為了避免展場中只有僵硬的人工光源，自然光源的加入，讓展場更有時間的流動感與舒適感，但不知何時，牆面滲光的隙縫多半被堵起來。此次實驗展覽計畫，會還原光的軌跡，請展覽者針對這些不確定性的自然光，製作唯一條件『不可使用現場的人工光源』，進行現地製作。在建築師劉克鋒老師的設計中，刻意讓自然光從牆縫邊滲出，增加展場中時間流動感，空間與自然光達到和諧共存的狀態。但每檔在東海 43 號展出的展覽者，對場地氛圍營造都不同，在一次必須遮光條件的需求後，此後被人淡忘。

一個空間中的所有細節都是不可被拆解。人們從經過、進入、滯留到離去，反覆地踩踏後塑造了空間場域中的光、物件還有氛圍都是賦予它獨有靈性的條件，也成就了一個有記憶性的場域。

『凡涉及空間之經營都要從光的觀點出發』，在路易康的建築哲學中提到空間與光是不可被獨立觀看的。大多數的展場，在重視作品本身如何被呈現的優先條件時，空間整體性及光源反而被彈性配合於本身。然而在東海 43 號空間中，擁有人工光與自然光兩者，將過去被封起的自然光解放，還原展場空間被賦予的最初狀態後，再反其道而行，即是本次展覽核心。

由過去被忽視的展場自然光為出發點，展出者必須針對它進行創作發想，並限制人

工光的使用。邀請創作性質大不相同的四位展出者，以現地製作方式來回應空間與空間中的光，藉著本次展覽重新開啟作品與空間整體的對話。

於是我又投射了，一個原本設計充滿自然光的空間，因為人的需求介入而改變了光源，也許從策展論述看來我的作品《窗簾機》像是直接明瞭不經轉意直接呈現。但就我而言，這整個關於自然光的策展方向正是我人生經歷貼切地寫照。

原本是透著自然光的場域，因為人的介入，窗簾會自動迅速的關起，隔絕自然光源，再啟動日光燈。希望用這件作品來點出外力跟自然的矛盾關係。我們認為我們什麼都沒做，但其實也什麼都做了。

我們正在建立的文化，只要我們活著，就算什麼都不做，只是「在那裡」也必然是世界的一份子。在全球化的世界裡我們推卸不了責任。有一天跟朋友聊到 ADHD，聊到我小時候在學校、家裡的情況，他既生氣又嚴肅的說到：「這明顯是為了卑鄙的經濟利益與社會穩定而被專家們泡製出來的病，是為了整肅那些不適合社會要求的人所產生出來的。」我笑笑的沒特別表示什麼，其實我想說：「是阿！但那又如何，我也只能接受，像是大家乖乖寫論文而建立的論文世界觀（純粹抱怨）。」



圖十五、〈窗簾機〉，2016年，減速馬達、感應器、窗簾、日光燈、鐵、木，200cm x  
依場地訂定，靈光展覽現場。

## 第五節、作品「打地鼠機」

日常生活中，有許多可見與不可見性，這系列作品將以一般可見的形式去突顯被大眾所忽略的不可見性，若以眾人較能理解的方式呈現的話，就像小時候大家愛玩的打地鼠機，投下錢後，我們就可以盡全力的，不負責任的打它。在現代的生活，我們取用紙張，用著木材，砍伐森林，破壞大自然，濫墾濫伐、過度開發，我們一直不斷的做著類似的事情，一切都如此自然，人類科技日新月異，各項技術愈來愈發達、成熟，而過度利用、過度開發地球的情形也愈來愈嚴重，雖然每個人都了解，也常聽到環境的逐漸惡化，但是大部份的人都已經無感，甚至覺得稀鬆平常了，我也理所當然地活在這個結構裡。

每天我回到家裡，嚷著：「北極熊對不起。」卻還是依然按下冷氣遙控器一樣。在我的生活中，這種不斷、不斷重複的事情天天上演，熱了冷氣還是開了，為了方便還是騎了機車，裝午餐便當的塑膠袋…。我們破壞著它們，但我們又需要它們，因此我作了〈打地鼠機〉，只要你投下錢，就可以不負責任的打它（洞裡冒出的植物），在生活中我們一直不斷的做著類似的事情，我們取用紙張，用著木材，一切都如此自然，我也活在這個結構裡，但是當植物升起來時，不管最後有沒有打，一開始的猶豫是什麼？



圖十六、〈打地鼠機〉局部一，2016年



圖十七、〈打地鼠機〉局部二，2016年



圖十八、〈打地鼠機〉，2016年，植物、電磁裝置、鐵、木材，62.5x57x50.5 cm

當觀眾面對著我的打地鼠機，投下錢後，植物升起來時，不管最後有沒有打，一開始的猶豫是什麼？

我運用了打地鼠機的遊戲方式，讓觀眾們在見到這台「不一般」的打地鼠機，原本會有的反射動作，變成了不知道應不應該打下去的猶豫，在一般的打地鼠機投下錢之後，會有小怪物從洞裡冒出，為了想要得到高分，我們會努力、專心的打，並且從中得到愉悅感，但我將原本應該要從洞裡冒出的小怪物，換成了一株又一株不同的植物，因此當觀眾投下了錢之後，跳出的不再是我們所熟悉的那些小怪物，而是

變成了充滿著生命的植物，看著這些植物冒出，觀眾會因為不想破壞或是不忍心而無法拿起槌子將他打下去，但其實這些植物一直都在我們的生活中，只是當平常我們需要、利用它們而砍伐的時候卻都不會猶豫不決或是不忍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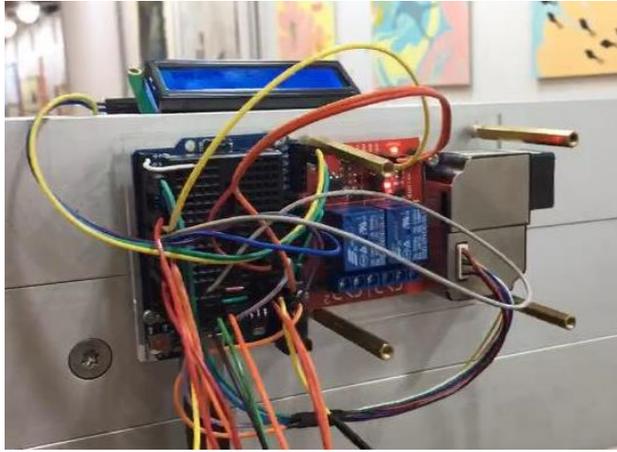
## 第六節、作品「助人為快樂之本」

承接上一件作品《打地鼠機》，我期待將這種尷尬、矛盾的感受推向更自然化，更貼近眾人的日常生活，繼續利用植物淨化空氣的可見性，去呈現被人類利用、損害地無奈、不得不的不可見狀態。

這是一台當空氣品質不良時，就會自動將室外的空氣抽入植物箱中的機器，三個植物箱分別執行不一樣的工作，第一箱是皺葉椒草，皺葉椒草的葉面可以吸附空氣中的灰塵，每過一個循環澆水裝置則會自動洗淨葉面，能使植物達到最高效能的工作，第二箱則是使用山蘇來吸收二氧化碳，利用它們易吸附灰塵與吸收二氧化碳的特性過濾掉溫室所抽進的髒空氣，髒空氣經過植物的淨化效力後，便會將新鮮空氣送進第三個部門，第三個植物箱有迷迭香和薰衣草這類帶有香氣的植物，我們將髒空氣轉換成乾淨的空氣之後，在轉換成宜人的芳香，除了淨化空氣更要滋養身心。

對於植物來說，這是它們本身就會運作的事，人類創造了先進的科技和便利的生活，這些植物們卻不得不待在這裡被我們強迫式地利用，或許早已它們超出了它們原本的工作範圍沒有選擇休息的權力。

在這件作品中最想強調的是一種無奈、不得不的感覺，我們生活在高密度空氣污染的環境裡，只能在這裡換取一點好像新鮮的空氣，經過繁複徒勞的作業程序，只是想為自己的心靈添上一點小小的滿足，助人為快樂之本是我對植物所說的話。



圖十九、〈助人為快樂之本〉局部一，2017年創新人博覽會版本佈展現場。



圖二十、〈助人為快樂之本〉局部三，2017年《絕響》佈展現場。



圖二十一、〈助人為快樂之本〉，2017年，《絕響》雙個展版本展覽現場。

植物、電磁裝置、鐵、木材、壓克力，200 x 57x 50.5 cm

---

2018/06/04 02:03

不過我覺得在帶這件作品前，我想切入一個我一年前睡覺時做的夢，內容依稀記憶...

「在一個灰色的空間，大概像個廠房一樣，一個空空的廠房，大概40-50坪左右，室內裡只有兩根柱子，挑高、明亮又寬敞。裡面住著個小女孩，長髮、清秀，她看似是在這空間裡誕生的，開心地在裡頭過著她的小日子，夢裡很模糊。只明確的感覺她很開心並滿足現狀，對於這樣的一個空間絲毫沒有懷疑，好像還可以加上從此之後就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這種感覺。女孩在那個空間裡唯一的目標跟志向就是觸摸到從挑高的天花板上懸掛下來的一條麻繩，麻繩看起來堅固，懸吊的尾部綁了個圓圈，挑高牆面上方的窗子，耀眼的陽光正好照在繩子上，看起來是多麼崇高，像是真理一般的存在。女孩看似是因為這條繩子而誕生的，每天吃飽睡好，生存的目的就是為了碰到它，女孩漸漸長大了，長高了，她再一次試著跳起來，跳起的瞬間指尖要勾到了那個圓圈，於是我醒了。」

這個夢讓我在床上坐了許久，我在想那女孩是我的投射嗎？我一直在努力，努力著追尋成功其實是錯誤的嗎？夢想告訴我什麼，還是其實夢裡才是對的，這個世界建構的價值觀到底是什麼？我在追求的理想、成功會不會就是別人設定出來的上吊繩？論文的設定對於創作者又代表了什麼？

## 第四章、創作總結

我覺得藝術有趣的地方就在於它的可能性很廣，我從來就不想將自己侷限在人和形式或是任何既定的空間及印象裡，從碩二開始接觸新媒體後，我開始運用和以往在創作上完全不同的媒材去詮釋及表達我想說的，並利用身邊就能夠得到的物件，將物件融合、轉換，賦予不同的生命及意義，這種詮釋的方式也讓觀者更加容易體會到我的感受及理解我的理念。

而我主要想要傳達的是當世界在追求進步的同時，「懶惰」一詞無疑是負價值的指控。懶惰者，幾乎與無用之人畫上等號，然而，其實每個人在生活中都可能落入這般存在片刻，經驗那渴望逃避壓迫卻又同時無能放下的「尷尬」、「矛盾」窘境。但「懶惰」對我來說並非逃避，也不是軟弱，應該是如同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所說的，懶惰有可能成為世界上最平庸和最承腔濫調且是最沒有思想的東西，就如同他也很有可能成為最好的思想<sup>7</sup>，就我看來「懶惰具有創造的超越價值」，「懶惰」是我創作的方式，我需要這樣的狀態才能產出創作的能量，順帶一提我的「懶惰」對我來說那是第三人強加上去的，對於本人好像可以不是懶惰一詞，我們要忘掉世俗對它的汙名化。也如同在羅蘭巴特的訪談錄裡巴特引用古斯塔夫·福拜樓(Gustave Flaubert)所說的「醃製」<sup>8</sup>(marinade)，那其實可以說是醃製，而醃製一詞對我來說像是得到了救贖，以溢出的狀態跟環境交融著，釀出的是活著的力量。

---

<sup>7</sup> Roland Barthes 著，劉森堯譯。《羅蘭·巴特訪談錄》(台北:桂冠，2004)我們感於懶惰，頁 437。

<sup>8</sup> Roland Barthes 著，劉森堯譯。《羅蘭·巴特訪談錄》(台北:桂冠，2004)我們感於懶惰，頁 433。

## 第五章、 參考文獻

### 中文書籍

- Ann M. Kring 等人著，張本聖等人譯。變態心理學(三版)。臺北：雙葉書廊
- Roland Barthes 著，劉森堯譯。羅蘭·巴特訪談錄。臺北：桂冠
- Roland Barthes 著，劉森堯譯。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臺北：桂冠
- Bachelard, Gaston 著，龔卓軍、王靜慧譯。空間詩學。臺北：張老師文化
- Kevin Lynch 著，胡家璇譯。城市的意象。臺北：遠流出版社
- Lev Nikolayevich Tolstoy 著，古曉梅譯。托爾斯泰藝術論。臺北：遠流出版社
- Maurice Merleau-Ponty 著。可見的與不可見的。中國：商務印書館
- Sigmund Freud 著，彭舜譯。精神分析引論。臺北：左岸文化
- S. J Watson 著，顏湘如譯。別相信任何人。臺北：寂寞出版社
- 段義孚著，周尚意、張春梅譯。逃避主義：從恐懼到創造。臺北：立緒文化
- 陳永賢著。英國當代藝術。臺北：藝術家出版社
- 劉小楓著。詩化哲學。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 王凱著。逍遙遊—莊子美學的現代詮釋。湖北：武漢大學出版社
- 趙衛民著。莊子的道——逍遙散人。臺北：里仁書局

### 中文文獻

- 賴錫三。2008。論道家的逍遙美學-與羅蘭·巴特的「懶惰哲學」之對話。臺大文史哲學報 69:1~37。
- 賴錫三。2012。《莊子》的文學力量與文本空間-與羅蘭·巴特「文之悅/醉」相對話。文與哲 20:41~94。
- 陳德和。2001。莊子寓言中的逍遙思想。鵝湖月刊 27(4)。

## 讀者序一

文/葛大乘

陳肇驊開朗大方、調皮頑劣的個性是跟他簡單相處過就能知道的，乍看之下我們都會認為他是個活力充沛、充滿自信、無所畏懼的聰明男孩。這一點可以從陳肇驊大學時期廣受同齡女孩與姊姊阿姨……等廣大女性的歡迎看出來。（體格厚實、腦筋快速、內在其實有點壞壞的小鮮肉是最為理想的遊戲玩伴。）但仔細閱讀陳肇驊的作品後，會漸漸察覺他的脆弱、矛盾、與自我質疑，顯露在那些被制約的物件中。

身為媒體所謂的草莓族七年級生、O型控制狂、非常好動、注意力又不容易集中的他，在成長的過程中不斷的作亂，又不斷受到社會化的約束，他雖然有顆叛逆的心（且大概在很小的時候就已經決定要跟這個世界作對了），但面對這個年輕人難出頭，瀰漫著消沈氣息的時代，他未免還是常感力不從心。光是要讓自己成為一個對社會來說「有用的人」就頗有難度了，更別說學貸五、六十萬的他，該如何靠接一堆吃力不討好的案子維生，同時又維繫創作命脈呢？所以這一切的無奈與心酸都反應到他的作品上了。

我時常在想，陳肇驊究竟是把自己當成作品中被控制、摧殘、奴役的對象，還是他其實是在複製那些榨壓他的體制，轉移到創作行為上作為宣洩？舉他的作品來說，像是《三更雨》中，陳肇驊到底是覺得自己像是被滴爛的陶碗，活得像灘爛泥，還是想成為這整個控制滴水的系統，滿足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掌控權力與資源的角色的缺憾？同樣地，在《助人為快樂之本》中，他到底覺得自己是被奴役，強迫給水行光合作用來生存的山蘇，還是覺得想成為這座如血汗工廠般的箱子，扭轉一直以來自身處於被控制剝削的地位？

想這些問題的目地不是為了要確認陳肇驊的角色，來進行創作論述上的糾正。而是

想要藉此來釐清陳肇驊心中不完全那麼負面的部分，這些部分也許是正向精神的延伸——自我嘲解，或是試圖證明自身價值的一種努力。我想他會很同意的一點是：「這些作品都是他與這個世界對抗所留下的痕跡，是里程碑，也是紀念碑。」

而陳肇驊的論文格式，其實是嘗試著將更加赤裸的內心翻整出來。他在乎論述自身的同時，方式能夠符合他腦內運作的模式，因此加入了許多腦內想像的片段。「真憨慢講話」的他，並不是真的不會講，而是想了想有太多事情想講，但怎麼講都很片面，怎麼想都不滿意，所以進入一種不知道怎麼開口的狀態。但他其實想了很多，想了很久。

這讓我想到袁廣鳴老師曾在上課中提到，在早先的年代藝術家會覺得自己說自己的作品是有點 Low 的一件事情，總覺得自己講作品的，不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就是容易把作品講死。起初陳肇驊讓我有一點點這種感覺，但後來發現他其實都在那些日記體的部分裏把自己交代得挺清楚的，甚至由於太過赤裸了所以用了斜斜的一片字體進行視覺上的阻礙。

幫他修正格式至此，雖然還是覺得某些地方亂亂的，但是一邊看著一邊想像著陳肇驊的臉，就覺得越來越清晰了。原來這篇創作論述中，模糊與未整理的鬆散、漂浮感，也是陳肇驊（文學）創作的一部分呢！

葛大乘

2018年06月

## 附錄二

### 讀者序二

文/張文堅

陳肇驊大概是我看過最隨性的人吧！在意題的想像隨意，或是一件事，或是一句話，卻耿耿於懷，就像復仇一樣的敲問和追逐著。他說自己是極度慵懶的人，可是我認為他是對抗著惰性的戰士，仲然不爭氣的一次又一次被本性打敗，但在作品上出現的免役體質，他不滿現況的自己，從慵懶的床上掙脫出沉重的自己。在創作上我追求意識以外，可倒是這個隨性的人，才能一切隨心。

張文堅

2016年07月